

用“清水大白话”质朴叙事是说话写文章最好的方法,但生活千姿百态,一概“大白话”难免枯燥。“清水大白话”如泡饭,开水一烫,米粒饱满,可缺了各色酱菜点缀,定然寡淡无味。

生活中用谐音犹如一碟“过(佐)泡饭”的酱菜,让说话和文章有滋有味,盎然生趣。曹雪芹笔下的纨绔子弟贾蔷在酒桌上被人戏称是一座毫无根基的假墙,读者无不印象深刻。

老祖宗构造汉字,形声字占据大半江山,也叫谐音字,同音字、近音字更是多如牛毛,再加上各地方言,人说话,听者如果只闻其音不看字面,容易产生歧义。谐音若使用得当,让语言陡然生动、诙谐而幽默,上海地方独脚戏、北方的相声以至于当代走红抖音、小品、谐音是生产包袱的“重要资源”,著名滑稽演员王汝刚曾对我说,衡量演员“卖口”鲜不鲜,运用谐音说话表演算一个标准。

生活需要谐音,它给人一种智慧,体现一个人的情商。邻居蔡大伯膝下五个子女,子女们却早早将老人送进养老院且不顾不问。春节前院方催促子女探望,养老院对老人精心照料,子女们却鸡蛋里挑骨头,抱怨院方忽略老人喜欢听独脚戏的爱好,使老人缺乏笑声。一旁的护工忍不住道:“做子女的多一分‘孝顺’,老人才会有笑声呀!”闻言,子女们面面相觑,脸色潮红。

朋友阿四迷恋欧洲五大联赛,一挨周末就骚动不安,看球必买彩

## 谐音趣事 戴民

票,遇豪门球队必选强队。花无百日红,偏偏冷门迭出,强队输球。阿四也谐音迭出:“嘎曼联没险,怨巴塞罗那瘪三弄禽(你),怪皇马是匹慌马,哀拜仁慕尼黑黑黑黑。”谐音吐槽一把,替自己找台阶下。

枯燥的阿拉伯数字,若赋予谐音,大可妙趣横生。海派滑稽大家姚慕双、周柏春,舞台生涯曾以谐音宁波方言演绎老板与伙计,姚哼一声:“5、7? 索西(做啥)?”周应一声:“5、6、7。索拉西(扫垃圾)!”逗眼、捧眼字眼囿于音调,翻转自如,其语言功底令人叫绝。

上世纪90年代初,南风扑面,8数字奉为谐音“发”,人皆8为耀,传呼机、家中座机、手机、车牌甚或孩子出生年月日沾上8字似乎显贵示尊,指日待“发”。2000年头上,恰逢股票一波牛市,同仁老杨赚了一把便买车,车牌号随机遴选,老杨心仪8数,随手一按,五个号码未见一个8,倒有两个4,弄得老杨满脸沮丧,我多一嘴,问哪五个数?老杨告知:“24461。”我大笑,好吉利的车牌号!老杨愣神觑我,我点拨老杨用谐音读一读,岂不是“尔(你)事事如意”嘛!老杨须臾手舞足蹈。

刑事侦查的常与数字打交道,外线跟踪瞬间记忆车牌、门牌、电话号码等,拟音记数成无师自

通的方法,别人说我记性好,其实用了谐音的笨法子。

有一回跑外线,跟踪嫌犯打打的,同车的侦查员忙中出错,将手机落在车上。案情重大,丢了手机意味着断了线,打那个手机,铃响未接。下车时,谁也没记那车牌号,大家焦急万分。我打电话给出租车调度中心,告知驾驶员的工号,很快找到了那辆出租车的驾驶员。对方陈述,曾听到后排有手机声响,但客人未接电话,手机十有八九被客人带走了。驾驶员带我们去客人落脚的宾馆,找回了手机。事情圆满,大家回过神来问我,你怎么晓得出租车驾驶员的工号?我不以为然,上车时,我坐前排,抬眼望见安于案头的驾驶员工号,正是7516,暗自生奇,这么巧,目的地武夷路,便有“7516(去武夷路)”的驾驶员送我们,岂料一个谐音,自我暗示,瞬间记住了驾驶员的工号,还派上了用场。

儿时玩伴,见面不叫大名,大都互称“绰号”。女儿出生时,按家族规矩,权力不下放,须爷爷起名。老爷爷摇头晃脑,祈愿孙女容貌玲珑剔透,为人光明磊落,故起名“晶磊”。小孩子难免犯错,为父唤来教训一番,犯急低吼:“戴晶磊!”听上去大有敝人审嫌犯时“带进来”的意思。

当然,谐音给生活带来乐趣,偶尔也会带来痛楚,按下不言。生活期待和谐美满,谐音是一个奇妙的“音符”,用多用好了,大凡熟能生巧,巧能出妙,妙以传神,神而入化。

小牧村很小,叫铁卜加,村边有一条溪流,也不大,但村里人都叫它“大河”。“大河”对岸,有一片青稞地。那年,青稞地里的青稞丰收了——每年春天,村民们都会在青稞地里随意撒一些青稞,并煞有介事地在青稞地边上搭建了一间黄泥小屋。单身一辈子的嘎玛大叔便是黄泥小屋的主人,他是青稞地的守望者,他的工作,就是驱赶那些对那片绿油油的青稞地垂涎三尺、虎视眈眈、靠近青稞地的牛羊,也驱赶成群结队的麻雀和雪雀——村民把这些鸟儿叫“玛希”,意思是“兵鸟”,形容它们像部队一样集结在一起——降落在青稞地里。实际上,只有好的年份,这片青稞地才能有一些收成,更多的年份,猝不及防的冰雹或是提早到来的寒霜总是让这片青稞地颗粒无收。村民们似乎习惯了大自然给予他们的这种苛刻的待遇,从来也没奢望过这片青稞地能有收成。所以,青稞丰收,他们不悲不喜,心态平静;颗粒无收,他们同样不悲不喜,气定神闲。

只是,那一年青稞丰收,只有嘎玛大叔一个人高兴得合不拢嘴。

那是一个周末的午后,休息在家的次洛和我都有些无所事事——次洛组建的“西天取经”的队伍一直没什么起色,从春天到了深秋季节,依然只有孙悟空(他)和唐僧喇嘛(我),以及白龙马(他家的白藏藜加托)。那天,我们来到“大河”边,次洛看着哗哗流淌的河水,大声说:“大河啊,你要是流沙河多好啊,我们的兄弟沙和尚就可以从你的河水里冒出来,跟着我们到西天取经去啦,可你不是流沙河啊!”说着,便长长地叹了一口气,牵着加托,带着我跨过“大河”,来到了嘎玛大叔的黄泥小屋。

嘎玛大叔好似早就守候着我们的到来,笑呵呵地钻出黄泥小屋立在了我们面前,并立刻带着我们去见识丰收了的青稞地。

“你看,这青稞粒儿,多饱满啊!”来到青稞地边,他随手摘了一株青稞穗儿,放在自己的大手里,轻轻搓揉了一下,又朝着手掌吹了一口气,就像变魔术一样,

子的花,也舍不得剪,只好上山去寻找不熟悉的适合插枝的山树,后来认识油茶枝、马尾松,油茶枝砍一大枝,马尾松折一大把,倒也很有山意。

母亲总在每一朵花开的时候,特地打电话来报信。早年时,院子里花朵稀少,她常常数好数目告诉我,如一盆兰花开了多少串,一串兰花上又有多少朵,像一个孩子在做简单的算术题,又像一个老实实交的文人在梳理某一地的风物志。这几年,院落里花树众多,母亲不再数数——也数不过来,她只好一连串简单报信。

更早些时,母亲的生命里还没有花,那阳家中院落有低低的围墙,围墙上青苔铺陈,摆放着几盆龙舌兰。龙舌兰可治烫伤。那几年,

他的手掌心里就有了一小堆青稞,小山一样,足有四五十粒的样子。

“这是怎么长出来的啊!”次洛看着嘎玛大叔手里的青稞,很好奇,立刻伸手要摘一株青稞穗儿,嘎玛大叔把一只大手挡在他的面前,阻止了他的企图,说:“虽然青稞丰收了,也不能想摘就摘啊!”

嘎玛大叔的这一举动,把次洛和我弄得有些尴尬,我便无话找话地说:“青稞是怎么丰收的啊?”

“怎么丰收的?”嘎玛大叔反问着,摊开手掌里的那一小堆青稞说,“这可是从一粒青稞上长出来的啊,怎么能不丰收啊?”

这句话立刻引起了次洛的兴趣,他睁大眼睛,大声问道:“你是说,从一粒青稞上长出了这么一堆青稞?”

“是啊!”

“那就是说,一个苹果上也能长出这么多苹果?”

嘎玛大叔听了次洛的追问,愣怔了片刻,立刻回答说:“是啊!”

“一颗红枣上也能长出这么多红枣?”

“是啊!”我替嘎玛大叔回答。次洛听了,眼睛一下子亮了,“我有主意了!”他大声说着,便牵着加托往回走去,我急忙向嘎玛大叔道别,紧跟在他身后。走在回家的路上,他向我盘托出了他的“主意”:回家后,我和他分别从各自家里储藏糖果的木箱里偷出尽量多的糖果,然后把它们种在萨日——雪豹山上,“到了夏天,那里本来就有好多野花,再种上好多糖果,到时候长出来好多糖果,那里就是一座花果山啦!”他说。

听了他异想天开的“主意”,我惊讶又意外,急忙对他说:“那是不可能的啊!”

“怎么不可能?”次洛立刻堵住了我的话,“你没看到嘎玛大叔手里的青稞吗?没尝试,你怎么知道不可能?”

说着,他忽然更兴奋地跳了起来,说:“我想起来了,我妹妹有个玩具猴,我把它偷来种上,种上,长出一堆猴子来!”说着,他牵着“白龙马”飞快地往家里跑去,留下我一个人张大着嘴,愣在那里。

母亲带来的消息也总是这样,什么人受伤了,什么人病了,什么人离开了。山中人老去,有如断墙残垣。母亲是在断墙残垣上种花。

昨日的春信里,母亲还说,院落一角的樱花还没有开,但对面山崖上的山樱开了一片。我想起有一年春日来得早,和母亲一同上山去寻找一株美人茶,美人茶最终没有找到,只看了一路的山樱。山樱开起来,一树一树,点缀在浓绿山野中,轻灵烂漫,和极尽怒放

的玉兰完全不同。比起玉兰,山樱更像山中人。老家把山樱唤作野桃,山中的植物有山中的叫法,山樱不结果,叫法上便只好以桃来喻,如此草草了事。母亲也有三株真桃,再过一个把月,她将会告诉我,桃花开了,结了桃子。再过

三四月,她又会告诉我,桃子好甜。年年如此。回到山中时,第一件事也总是看花,屋后园后逡巡,像一家子夜中觅食的野兽。有一年的中秋,到家天色晦暗,肚子空空,进了家门,放下行李,父亲和母亲第一件事竟是打着手电,领我去后花园看他们新种下的花树。黑咕隆咚里,什么也看不见,只有手电的光在参差不齐的花坛上来回晃动。那微小的一束光里,倒是瞧见了一边鱼塘里养的一尾红鲤鱼,红得发亮。半透明的尾部摇曳,水波微涌,四周一片漆黑,什么都像一个梦。

七夕会

苍凉与暖意,那是浩瀚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和伊尔羌河畔的胡杨林。我听罢黄沙倾诉时间的无情,再听胡杨吟唱生命的丰润,看天空将湖面染成湛蓝,同时将翠绿沉入湖底。而这一切壮美景象终将在余晖中落幕,被漫天的橙红一点一点缓慢地掩埋。

我目送中国大地上最后一缕落日余晖,在天空与塔克拉玛干沙漠即将合拢的拉链缝隙中疲倦地眨了眨,泯然逝去。直到天空与沙漠同色,灭点渐隐,象征着世界尽头的地平线突然消失在眼前。

下了些雨霰,晚饭时分,天空暗了下来,这样的天,不如叫几个发小喝酒。菜上了,酒筛了,唯刘响未至。阿华田说,刘响正忙着隔断房间。我们遂踱到乡场上等。

白天,一拨挨候鸟来了,寻找旧巢或新居。而此刻,麻雀、鸺鹠等留鸟都归巢了,天空只有嘹亮的喜鹊、老鸹子在呼朋引类。彪哥说,这一看就是新来的鸟,还没找到落脚处,像新来的民工。

正闹社,过来一对年轻夫妇,问可有房出租。得到“没有”的回答,两人一脸无助。接着又有三四个男青年晃过来,阿华田说,你们明天再来,那家正在隔断房间。说着往南宅一指。刘响原来是为这个。

天黑了,已不辨鸟形,只闻焦灼的呼唤。它们将望门投止何处呢?

灶膛里柴火毕剥,灶间内满是蒸汽,夹杂着水笋烧肉的香味、蒸糕的暖气息。话被六十度的村酩化开,有一搭没一搭。刘响拍拍衣襟说,趁闲再隔几间房,出租换些花销。彪哥说,金屋银屋不如自家一个狗窝,看那些打工仔,多苦,这么晚了,不住往哪。我们几个都像麻雀、鸺鹠,一直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对比那些颠沛的民工,不知安逸多少。刘响却说,人应该满世界跑,开眼界。这家伙在这方面真是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他是电气方面的行家,成年后不安于现状,跟着安装公司天南海北跑,去过非洲、叙利亚。他的好酒量也是这样练就的。每次,我们就听他绘声绘色聊异乡见闻下酒。见我们听得出神,他一脸得意,说青春是用来闯荡的。正说得起劲,他往外跑,一开门,吓了一跳。外面站着一对年轻夫妇,显然是来租房的。见灯亮着,就等在檐下。

趁刘响离开,阿华田说,别听他的,在外面一人吃苦不说,家里也照顾不到。那年,刘响随建筑承包商去了叙利亚,一去就是三年多,杳无音信。回来时,父亲早已去世,他跪在父亲遗像前,饮泣不止。看到老母年迈,他突然醒悟,从此再也没出去闯荡。那年,他四十岁出头,在叙利亚着实赚了些钱。他为人豪爽大方,见着困难的长辈,总是资助。没几年钱就花没了。于是又跟着承包商,全国各地跑。彪哥羡慕起刘响了。他说,自己要是年轻二十岁也这样。彪哥做裁缝出身,一辈子大多时间坐着忙活。阿华田说,我现在孙子还小,真没去过什么地方。其实,我们每个人心里有没有诗难说,但肯定都藏着远方。我们聊得起劲,倒忘了门外人。阿华田喊了一声,刘响蹩进来,后面跟着一对后生。二十岁出头,招呼他们坐下,一定是没吃饭,阿华田揭开锅盖递给他俩方糕。刘响说,这么晚了,还能去哪?我隔壁房间的老租客没来,让他们暂且住一宿,明天住进装修好的一间。走南闯北的经历,使刘响感同身受。

刘响说:“过些日子,我又到外地去干活了,反正老母也走了,无牵无挂。阿华田,我的那些租房你帮我打理。”彪哥抹了一下眼窝子:“要是我年轻二十岁,也跟你去。”

刘响伸手拿酒瓶,我挡住了,那家伙每饮必醉。我们发小,从不侑酒。刘响嗝着站起来,脚有些不听使唤,打开门,一股寒流扑进来。夜色里传来老鸹子的叫声。呱的一声,隔许久又呱的一声。声音有些沙哑。

母亲昨日打来电话,特地告诉我,院中两株粉茶开了。粉茶是两年前我送给她的礼物,母亲照顾得很好。去年年末花苞结一树,亲眷往来,纷纷赞叹。谁知又一个冬季天寒地冻,立春转暖后,花苞仍紧缩,手一碰便落下来,跌在地上蹦蹦跳跳,如一堆滚珠。

母亲痛心疾首,这是冻坏了。没想到,惊蛰一过,遗留在枝头的花苞鼓胀,还能再开,且十分大朵。母亲夸,如粉色绸缎扎出来的那

般大。为了拍给我看,她特地采下两朵,又另采下两朵鲜红色的美人茶,美人茶是父亲从高山迁回的,艳红、喇叭口、金黄花蕊。四朵山茶粉红相间,插在瓶中,十分均匀——母亲应当是捣鼓了不少时间。我回赠周末在西湖边遇到的几株白玉兰,满树花开,一大盏一大盏的白。

母亲艳羡得不得了,抱怨自家院中的玉兰长到怨子那样高,却还不开花。这也是我送给她的礼物,她称之为假树。在母亲眼里,不开花不结果的树都是假树。我劝诫,这多少有点势利。父亲看中这棵不开花的玉兰浓荫蔽日,在树杈上放置了一个小陶罐,陶罐的上半部只剩一半,父亲在里头装上土,在土里种下了一颗拳头大的仙人球。

但凡是花,母亲总是爱的,但她很少把花枝剪下来。有时已开到绽放,母亲仍照常浇水、施肥。她常说,等花落了,我便剪枝。在对待花朵这件事上,脾气一向火辣的母亲,倒一贯温柔、耐心。她说,花有花的节奏。我在城市很爱买花,但回到家中,面对母亲满院

奋的心弦上剧颤,我翻越一座又一座沙丘,无人同行,死寂张开大口吞没了我,只容我听见自己的心跳和脚下的沙沙声,幽深的感知来自四面八方宇宙万物的无声注视……

说来也怪,面对北纬40度上这极致荒凉,我非但没有不适,反而偷得些许安慰,倘若世界的底色便是如此,那我何必时常伤感,频频目送曾经裘马轻狂的自己那一簇渐行渐远的背影,失落不已。正因活过爱过,见过尘寰烟火,品过人间芳菲,或为荼靡

阵阵志忑在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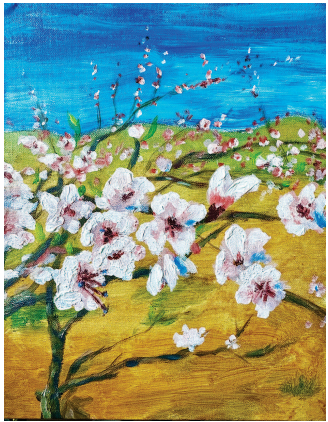
旅游

山中春信

松三

桃花朵朵开

陈阔作



桃花朵朵开 陈阔作

## 候鸟来了

汤朔梅

候鸟来了

候鸟来了

候鸟来了

候鸟来了

候鸟来了